大清光緒十九年

第三千五百八十三號

叻報

（本館開設在舊巴虱口門牌第廿一號）

癸巳九月十五日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廿四號禮拜二

（閱報者每月租價一元每[illegible]）

（凡刊出告白第一日每字一仙第二日以下每字半仙）

本館所登來札原擇其有關世道人心者附登否亦須無礙於人而後始錄其有譏罵成文以及支離費解著概不登報嗣後　諸翁來札尚祈自緘更須寫眞爵里而後敢登但來稿登與不登均不能將原稿收回也　本館謹白

聲明佈告　○啟者近來外國常有人遞到書函投交本館而函外并不黏貼郵印本館初視之下以爲其中必有要件故每每照例倍給信資收接其函迨拆而閱之則又不過紙上浮談且有攻擊他人之非以遂一已之欲而漫然投交本館希圖列入報章者似此函件殊不値知者一笑夫　諸君有奇聞要事或崇論閎議有裨於人心世道者賜登本報安敢不拜嘉言但以此等無謂之函率意寄來且令本館貼此無用之費實殊不合用特聲明　嗣後　諸君有函惠交本報者祈自黏貼郵印本館始能收否則縱有要件亦必却而不受尚祈　公諒特此奉聞　本館謹啟

論法人佳兵尚詐

嗚呼今之天下殆一戰國之天下也覘國勢者比俄於秦比英於齊比法於楚前人已論之詳矣卽就法國論其民俗雄悍樂於戰鬥爭先逞强不甘人下而又黷武窮兵志存吞併擬諸饞食諸姬之楚誠非過當查法人原爲日耳曼邊隅土族齊高帝時羅馬奪昆打爺國爲北狄所困法人乘干戈擾攘據其東北境繼則驅狄人而撫有土宇始自立爲國歷代之君皆好武佳兵伐麥西拒英邦助奧人以復國當時歐洲稱爲勁敵迨至乾隆年間國亂王弒幾致覆滅後得拿破崙第一首舉義旗滅亂黨而定社稷遂自立爲王拿破崙者法之王族夙具韜略用兵如神爲法之夙將因功高震主遂致被放其後得膺大位欲霸天下繼羅馬之跡以成一統於是滅荷蘭廢西班牙取葡萄牙併意大利瑞士及日耳曼諸部割普魯士併澳國藩屬圍墺國都城戰勝攻取所向無敵既而以大兵侵俄圍其都城俄人預伏地雷乘城誘敵雷發法兵死傷甚衆大潰而歸天寒遇雪死者復多精銳既喪諸國亦叛各復侵地並遣使會於澳京維也納城與法立約不相吞噬後法人復萌故態與英人戰於北境英人擒拿破崙第一而流之荒島法勢漸替乃不數十年拿破崙第三又復違兵肆強屢侵日耳曼諸部各部忿怒推普魯士爲盟主率兵伐法擄其要地毀其都城易君主爲民主咸謂人心已渙銳氣已衰可共守太平之局矣詎僅數年法又滅多尼士獨越南而擾暹羅甚且包藏禍心竊留緬甸王子陰爲挾制之地夫緬王子馬因顛緬之遺孤而英之仇讐也法與王子非有夙昔之好亦非有厚恩於法也當其由加剌吉打逃至法屬卑打哪哦境印督移書請將其交回乃法廷謂爲最要之人命法員留心提防不許交還英國而地方有司亦默體法廷之意爲之厚禮款待及王子欲遁至越南以圖緬邦英國偵緝方嚴法員又爲之設謀備歷險阻艱難送之至越處給俸餉一萬二千扶令並傳遞書函使緬人知有王子在法以敵其衷似此殷勤備至在旁觀初不知其何心乃聆法人之言謂英國如干預暹事必將王子縱出以與英爲難至是始知其用計之甚深而居心之甚險也蓋法人向以拓地爲雄特乃祖乃宗皆因不戰自焚爲歐洲大國所挫今欲佔近地以擴版圖而歐美非澳四洲皆已爲各國所分割幾無開土一旦敢覬覦恐貽覆轍於前車不若亞洲積懦可以爲所欲爲於是始侵越南以觀動靜繼則併其全土漸且吞及金邊終則進逼暹羅方欲全據中國南邊諸藩俾開口通商爭東南之利益練兵駛艦窺中印之邊疆無如英人捷足先登遽佔緬甸法人旣無所得遂改而注意緬之王子加意欸留以爲日後吞暹地步何以言之蓋法人之於暹固未嘗一日忘也今雖割地請盟互立和約而法人貪心未饜安知異日不故尋釁隙覆其社而滅其宗第以英國商務在暹最多法苟無故稱兵難保英人不出而理論故特借王子作孤注倘暹法有事英國若袖手旁觀則已倘或出而干預法必縱令王子報復前仇助餉借兵暗爲援手事成則可遂圖暹之心事敗則歸王子之罪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其機如此是知法人竊留王子其處心積

諭旨恭錄 ○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兵部左侍郎著王文錦補授欽此〕同日奉 硃筆李培元補授翰林院侍讀王錫蕃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同日奉 曾正黃旗蒙古都統著魁斌補授欽此〕同日奉 上諭宗人府左宗正著克勤郡王晉祺補授貝勒載濂著補宗人府右宗正欽此〕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貴恆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刑部尚書貴恆准其開缺欽此○同日奉 上諭山西大同鎮總兵員缺著程之偉補授欽此

英國電音 ○十二日英京發來電報云英國總統若不能將沙文購銀之律爲之廢去則亦須將此律暫行停止云云觀此電音則其勢亦殊迫切矣

非洲電傳 ○十二日英京發來電報云英國北亞非利加公司近被乜僧馬打迷呂率兵侵擾前日已在附近因尼亞馬士之巨嶺畢戰一陣僧兵大敗死亡甚衆其屍枕藉於戰場之內者已近百名至該公司之兵亦不免於傷亡現該公司已督兵前進直搗其巢矣

法國電報 ○十二日英京發來電報云前日俄國水師提督偕同兵官前往巴黎謁見總統法境居民歡騰里閈今仍未已當該提督出遊之際法民常遮道歡迎且有執其手而嗅之以示敬禮者於此觀之亦可見法國媚俄之切矣

俄法交情 ○近來歐洲之人風傳謂前日俄艦行抵都倫之時俄廷遂欲與法人訂款云云惟斯事也俄廷則力辨其非至於俄國將弁現抵巴黎法人加意款之在俄皇得聞是耗自必欣悅異常惟俄廷諸臣尙未見其有何言語也又如俄國前日欲在東方口岸擇一地以爲屯煤之所法人聞之卽欲將烏睦或西貢等地方借給俄國否則與蓋沙密一島贈與俄人俾作建牙之地惟俄不欲領斯厚惠已爲之婉言辭謝因付法人之意以爲如此待俄則他日或與別國相爭俄必以全力爲之協助而俄國所以不欲承受法之厚惠者亦正緣此事誠恐切惠太重則異日有事勢難却辭也雖然法國若與他邦搆衅則俄亦難極行漠視惟必須善爲審度果可相助而後行非漫然不察而悉從法所欲爲也俄法之交情若此爰時特揭而出之以質諸留心時局者

法員多詐 ○昨接西貢來信言越南東京等處西本歲上半年之生理較諸去年此際所遜甚多而該處地方官因託詞謂其商務所以暫絀之由係緣諸華商囤積米石并不運往香港等處發售其意以爲米價不日卽將大起故相與爲之渴糴以致貿易之局遂不如前也其言如此識者謂法員所說恐皆託詞掩飾云於此觀之亦可見法人之尙詐矣

越南不靖 ○昨接海防來信云附近諒山一帶近來殊覺不甯緣林豪傑常出稱雄專擾法人將餉之營多爲所刧至前日諸人之被擄者有已備貲贖出亦有仍陷於擄中至西去月下浣時復有餉銀被刧之事尤爲可駭事緣有法國義勇一隊押運餉銀解欲至某地適由附近諒山之路經過時被諸豪探悉因選精銳伏於要路欲俟其過而截之俟至翌日見有法弁率領越兵一隊從大路而來諸豪傑乃起而截之弁兵自料勢不能支早已望風而潰時諸人見其并無輜重知係前隊探路之兵因相與鼓掌而笑并不前追迨至翌日運餉之衆始至於斯時有義勇隊長一員率勇六名押運餉銀萬元道經於此豪衆乃猝然而起一輪鎗響已有五人倒於地中而弁亦卽傷亡餘兵潰逃所有餉銀均入諸豪之手時該處附近有法營駐紮因聞鎗響立卽率兵趨至時諸豪早已得手而行且不惟餉項被刧一空甚卽亡弁之衣裳亦被諸人剝去夫此地係屬往來孔道其險已經如此倘再深入則其險阻更有可想而知是以該處建築輪路之工不啻禁於囹圄莫敢偶然他出若行稍遠必須法兵保護否則非死卽擄危險異常故建築輪路衆工現多紛紛辭退云

印兵赴港 ○十二日吉生輪船由加剌吉打地方抵埗該船中載有印度人一百八十名查此諸人係由港官招往充當兵籍者該船抵埗裝載煤糧畢業已啟行東渡矣

賽馬期屆 ○本年港地秋賽之期前報業經登錄茲計此舉至今日已屆第一次開賽之期港地各衙署槪行均循向例停公半日俾供事者得有暇晷以及時行樂爰再爲之列報以便有事於斯得而省覽焉

娼寮命案 ○十二早馬交街詠香優娼院有命案出焉先是該寮有妓名梁亞蓮頗著艷名狎客往來生涯頗盛有客曰梁亞勳者乃粵之南海縣西樵附近之羅甲圍人向業縫工新在馬交疏街某縫衣店中傭役曾與蓮交歡頗極綢繆嗣東主辭出業已賦閒乃於十一夜至該寮中喚蓮伴宿迨至翌晨五點鐘之際該寮主人忽聞蓮在房中大呼救命因亟登樓看視見蓮已受重傷倒地就前審視則其頸項腹背均有一傷惟尚不至於大礙當經該寮鳴捕將勳執獲解案旋送醫院調理亡妓亦送醫院轉聞請驗至此事若何起衅則尙未經堂訊不能確知雖有道路傳說之詞然衆口悠悠實不便據爲實耗須俟府堂訊後始得詳知也

會徒定罪 ○前報粵人曾金成由港附航來省因在船中滋事被獲嗣經查悉係水陸平安會黨各節茲悉此案昨由護署解送府堂旋經府尊訊定命其覓人署立保券一百元保其三年不滋事故惟竟無人爲之保釋故現已禁於囹圄之中矣

民亂未已 ○前日碩頂地方穆拉油人民因其酋長將該處勝卓監禁民心不服起與其酋爲難等情經已登報昨復有友人自該處來函之據云碩頂北干一帶居民離欲要挾其酋將該勝卓赦出奈係烏合之衆終難濟事酋經其酋出兵對壘居民等卽紛紛然如鳥之投林

堪輿妙手 ○啟者福建南邑有一堪輿先生姓蔡名子莊新到叻坡區縣豆腐街頭傳授賴州能識天文推算奇門刻應深明地理早知運氣吉凶余之家父玉哲仙逝適遇蔡綿溪君薦引築墳果然眼力粤間兼優爲人忠厚實勤余所欣念欲爲先生名揚四海仁人共知若要求福地者請移玉趾面商不致差謬 大清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一日 文山主人鄭金池告白 卜

平貨發售 ○啟者本號由唐山辦到蘇杭各欵綢疋衣服鞋襪各色絲帶各色紙料雜貨銅器熖竹磁器等物一概卸盤平沽如諸商翁有意購買者請至舊巴虱中街本號內相商可也價錢格外相宜此佈 大清光緒十九年八月廿四日 梅遂和號謹啟 川

實勝越國家招承當碼示 ○實勝越叅政使司麥 爲招商承餉事照得實勝越全境之當碼茲欲招商承辦此碼所轄之境係由丹戎勝卓起至沙將止內中各港皆在其內而實勝越上游各村舍亦在其內至承充此碼者係以三載爲期由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然陸里月一號即華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算爲此示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汝等如有欲入票承充此碼者其票可於西本年十二月一號即華本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寫就外用火漆封固寄交本署以憑選擇倘有欲知此中詳細情形者可至駐坡代理人巴智申西藝洋行詢問便能知悉各宜踴躍幸無觀望特示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九月廿二號 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示

棉尼亞第一家芝龜力發售 ○啟者本局所造之芝龜力美而且多其香味功用可謂甲於天下計本局每日所造成者共有十一萬磅之多且本局所造之貨遠勝他家天下馳名本坡各雜貨店均有代爲發售其包頭均有寫明棉尼亞字號 諸君購用祈爲辨明庶免有悞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十四號

項上呂成酒出售

啟者本公司由歐洲辦到邊尼力頓頂上呂成酒來叻發售此酒乃天主教大神甫所創製功能化痰下氣降食除煩且能解他酒之醉凡有飲酒過量者即飲此酒立能清醒故其精美異常 諸君有欲購飲者請至葛士兄弟洋行隔鄰樓上本公司選沽爲盼

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三月廿
大清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三日
睿里尼公司謹白

新到腳踏快車發賣

啟者茲本公司新有腳踏快車出售其車輕巧利便最能耐久且快捷異常無論雙輪三輪各式俱備前於西七月六號及九號時曾有人以將公司所售之車與他號之車賽相而備車中無有能若本公司所售單之快捷者稱第一妙製此等款式最合於東方各埠所用而且價甚相宜 諸君賜顧請移玉至士庫街第十二號門牌本公司內面商便得端此佈告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七月三十號
來里亞兀禮付公司謹啟

房屋出租

啟者茲打石街豊館邊即前長茂號火確之處有新貨棧六間門牌第一一百十八零六號第一百廿八零七號第一百廿八零八號第一百廿八零九號第一百廿八零十號第一百廿八零十一號出賃每間可貯米石二萬餘包甚爲寬敞且門前臨港上落貨物甚爲利便 諸君有欲租賃者請至本號面商便得特此佈 聞

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四日 豐源號謹白

象頭標蜜酒出售

啟者本公司由歐洲帶辦象首標畢先那蜜酒來叻專爲實得力諸仕商所用此酒氣味香醇且能除煩解渴於實得力地土最屬相宜洵合諸君所用茲特將其標式附列報中俾諸君一覽而知按式購取倘蒙 光顧請至舊巴虱街萬興號右鄰本公司細認象首標爲記庶不致誤價極平售特此佈 聞

新嘉坡級買公司謹啟 天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元月二十一號

TRADE-MARK

石料出售

啟者本號設在廿公廊六甲橋頭即蒔民政務司署後街第三十九號門牌常有柔佛所產各種石料出售如地基石老古石及紅石等均無不備此石與國家所用者無異且價甚相宜 諸君賜顧祈即移玉惠臨議沽爲盼特此佈 聞

大清光緒十八年十月初七日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十一月廿五號
建成號黃清榮謹白 天

工部局告白〇特此通知茲本坡議紳商可以照例公舉作爲新嘉坡工部局員及例可入票公舉他人充作本坡議晦段局員者其芳名業已列入本坡國家憲報並將其名册存於本局寫字樓內以便諸人隨時查閱凡議紳商照例可以充作局員及可入票公舉局員而其芳名漏未列入於名册內者祈將其姓名住址及何條例可以充作局員及有何産業可照例入票公舉局員之處如以上所言各節或係親身或作函札詳細報明俾爲添入特此佈聞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九月廿一號　工部局司理事人彼兀剌士承命謹白

上海允章綢緞庄告白〇啟者本號親督辦各省綢緞線庄蘇杭陵羅絲綢幕本緞專辦新金銀帶綢滿漢朝冠紗緞絨領膠洲羶帽綢綾漢洲徐綾上海京洋諸物兼辦綉蟒袍朝裙品級補服披補帳眉綉張圍門眉椅帷京庄各款碗帽漢口鴉片煙箱鴉片煙吹風燈種種之器均皆齊整此箱乃敝號新到而叻他號未有此辦之際各款時樣古仔扇虎斑色烏毛扇本號各貨色色俱備款款新奇不能盡陳諸　紳商光顧者請移玉至實叻坡衣箱街門牌第四十二號連四十三號細認本庄字號招牌爲記庶不致魚目混珠也謹佈

大清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新嘉坡衣箱街允章綢庄謹啟　天

頂上鐘鏢

萬蘭池酒發兌

J.RUEUSEL

COGNAC

啟者本公司近由歐洲辦到頂上萬蘭池酒來叻發售其庄係作鐘標香味異常芳烈凡解酤飲者莫不盛稱此酒之佳茲特將此酒票列登告白佈明　諸君賜顧請至葛士兄弟洋行隔鄰樓上本公司選購幷祈細認此標幷有華字小票黏於樽上方不致誤特此佈聞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八月五號

新嘉坡咨如里爾公司謹啟　天

新到脚踏快車發賣

啟者本行有加雲知里公司所製之足踏自行快車出售無論雙輪三輪各式俱備且復最爲輕便行走如飛而車輪復以一寸半厚之樹乳裹之能令行動無聲且不至損及車輪而坐位亦甚自然乘坐此車出遊最爲利便即英國太子及俄皇亦用其車則其妙與可知　諸君賜顧請即玉臨選沽爲盼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十一月廿六號

麥加里實打公司謹啟　天

名醫濟世〇啟者本醫生業醫數代歷在香港醫理各門瞻疾症醫萬劑今因去年六月十九日抵星嘉坡寓居在火車路吊橋頭水仙門第四十六號門牌倘　諸君患顧者請移玉步尋醫三十六種出面瘋瘋紅雲血癬不論遠年輕重或宿娼誤染變瘋種種不同祇到瞻看立斷真假分症醫愈永不復發論瘋瘋初起必定蛛絲糾面手足瘋木蟲行蟻走身有死肉面起瘋團心驚肉跳週身血塊此乃大瘋之根也一苗見此形必先早治遲則破爛縱有仙方亦難醫得全形也余業醫數代精究瘋瘋一科未見不治之形者可能萬醫萬愈論大人患者多由宿娼誤染小童患瘋豆因誤食毒物誤用冷冰淋身毒水不出內攻而臟日久發出便是瘋也亦有傳胎瘋由父母精血成形則難治矣書云有是症必有是藥只因前醫藥不對症焉能醫得全愈哉〇預醫眼科不論遠年瞽目有翳膜者立能除去盲凹者亦能鑲補〇精究內外奇難雜症大小方脉不論遠年怪症服盡藥石無靈者請到瞻看有無醫不可有畏方醫理拿手本愈分文不受謝誠為濟世計也

善行堂慶廷呂醫生謹　天

大清光緒十九年元月初八日

麥加里實打公司告白〇啟者本行常有船中所用各物及機器所需各物出售各貨均由歐洲辦至最爲上品所有尺碼均皆足數並無短欠並有船中所用帆篷帳篷各物均用頂上帆布以機器縫就且價甚相宜幷有越申士公司VVO標頂上威士枝酒出售每箱計十二樽價銀六元又威仁乃三品酒大樽者每箱十二樽價銀十五元中樽者每箱二十四樽價銀十六元小樽者每箱四十八樽半價銀十七元又酒鐘標之白蘭酒大尊者每箱四羅申價銀九元小尊者每箱八羅申價銀八元又頂上舊西巢酒大尊者每箱十二尊價銀十元此酒爲上品香味勝常　諸君合意祈早　玉臨選沽爲盼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十二月廿六號

麥加里實打公司謹啟　天

以復登岸上是亦一奇境也

永不復用 ○前日本報曾登吧拉油某號差說詐替華人洋蚨兩翼經府署重辦以儆效尤知法者宜其懍知怕法矣不謂前日復有又訊有巡差詐銀一事案係何清芳係閩籍人而寓居者住在廿公厘六甲第五十八號門牌初三晚其妻偕同一少女到小坡海南會館其戚串家探視約至九點時何妻因掛念家中子女尚幼恐無人照顧急欲回家隨僱一手車拉回至王家山腳吊橋頭遇一第六百三十八號吧拉油差名嗎末者見係婦女姓弱可欺以爲婦人深夜出門有干例禁須以洋蚨給之否則捉將官裏去不肯寬情何妻心急不與計較隨取洋銀一元半與之不料該差貪心未足向爾歪纏不休適遇暗牌二巡差第二十六號吉甯人赶到詰問情節嗎末見二巡暗牌差來知有不妙因即遁而之他至初四早暗牌差遂到何清芳家帶同其妻至圖纔巡審君處禀明一切審君隨將該差碼末逮案經活太守訊問車夫爲證情眞罪確將該差判禁六個月併作苦工革去差名永不復用

人財兩空 ○替株巴轄永平港地方連枝樓娼寮內有姊妹花三朶迎風招展頗可人憐中有二人一名亞好一名月嬌久已紅塵看破思欲跳出火坑惜無當意之人以故遲之又久適有琼人林亞丁者翩翩之美少年也觀面之餘大愜其意於是二人同心竊效嫦娥奔月之事亞丁因即帶往曼坡逃匿至鴇婦入宮不見時始知小妮子潛同胥遁隨到該處捕房報案并出有賞格一百元關爲巡海總差名亞立者偵穫將該三人送案亞丁罰責籐條兩並其二妓着鴇領回唯是該鴇曾費一百元賞格開已將該妓轉賣他處得銀二百五十元以爲賞格并連日僱人尋覓花費之用俱已開銷殆盡說者謂該鴇人財兩空原無足惜所難爲者該妓既出汚泥復陷羅網意者前生具有宿孽花債尚未償清耶

偷蛋判罰 ○閩人洪亞相在廿公厝汝處養鷄鴨爲生有第一百八十九號散差之穆拉油差到洪家見無人在將亞相棹面所置之鷄蛋偷去兩枚嗣爲亞相知覺着其送還詎該差不肯歸趙亞相遂與偕到捕房適二百四十八號善及十六號二暗差在側將該差捉獲十二日經晏太守提訊以其當差之人而作鼠竊之事實屬不知自愛着判禁六禮拜噫該差以兩枚之鷄蛋而受四十二日之囹圄清夜自思殊不値矣

病斃船中 ○粵人曾亞偷前在白礁謀生茲因犯有風痰之症意欲言返故鄉由搿城附輪來叻初九日搭吉生火船前來距至初十早斃命該船適船中備有棺木將其人殮不至葬身魚腹是亦不幸中之幸也

事有湊巧 ○閩之金門人陳弁與其叔同住小坡二十間向爲人洗刷舊船底所粘嫁𧑂等爲生本十二日下午弁到丹戎𠳐討取工資收有銀紙一張五元之數搭閩人雙槳艇回來抵岸取錢二仙與之銀紙遺之出袋落在該船而弁不覺也及至家要將銀紙交與其叔時忽已不翼而飛始知遺失而其叔不信謂弁係往新街妓院花銷故意聲東說西譫言失落等語痛罵之弁時冤氣沖天有口難辯隨到鐵巴虱德成美號向其店東訴說情節謂想係上船給錢時失落惜不知該船號數及其人姓名奈闕天空何從覓處此眞有冤沒處說矣詎至十三早有一人至德成美號找尋該店東託其帶往捕房報案聲稱渠昨日下午有一金門人附搭其船遺失五元銀紙一張爲同籍朱某騙取不還向其取討反被毆傷云云該店東耳聆之下默念其人所說日時銀數一一與陳弁之言相符知爲眞實隨即命夥喚弁到店相認果係不誣弁謂失銀之事尚小受冤之事難堪吾旣遺失自係不小心之故不敢奢望珠還但祈同往吾叔處代爲剖白可也後不知其究竟然則斯事也豈非湊巧之至哉語云無巧不成話信然

地方錄正 ○前報粵垣朱廣關烟店被刼失贓六百餘兩一案接粵垣續信謂該號被刼之處係在新會江門蓬椰街之店并非省店緣該號生涯素盛南洋各地及省港江門等處均有分枝店戶傳者不察故一時誤認耳爰亟錄而正之以存其實

娶婦得賊 ○羊城地廣人稠苟能竭力營生勸儉相濟則不論何藝何業均足獨償其糊近年有叫賣𥶷油灰者三五輩用鐵砂撈碎和以滷醋專爲人家粘補穿磚瓦鍋碍件不過取工錢三四枚而日中亦僅資不鮮有花縣北向鄉伍某少喪雙親長復貧賤孑然孤立無所依棲乃隨人來城以補瓦鍋窗油灰餬口閱七八載積資六七十金已屆五旬忽動身後之慮月前挾資返鄉娶一再醮婦爲室婦固與伍面訂圖非飾雖爲離者詎入夜就寢婦忽啓目捲袖拔出洋槍禁伍不得喊叫乃將伍家粥搜取錢物卸却僞裝露出大好身手披關逸去伍至翌辰始獲人解脫急往尋媒者已不知所之積蓄數年空諸一旦誠出於意想之外也

殪殺巨熊 ○湖北宜昌府興山縣在萬山環抱之中時有奇禽異獸出沒其間茲有由該縣返捕者言及離城相近之某村落出有人熊一頭所畜雞犬屢被呑食初皆以爲山君作惡嚴防之而已一夕有挑糖担之某甲自城回村時已二鼓月明如晝正踽踽獨行爲見一物自林中突出目光如射直撲而來甲此時惶遽無措進退維谷適旁有大樹一株高數丈急棄担攀援而上蹲坐樹巔細視之見此獸滿身毛長數寸餘面目手足頗肖人形且其行如飛頃刻至樹下昂首長鳴聲震山谷甲恐其縱身而上隨以手中所持之竹糖擲亂擊作聲村人疑爲失愼鬨聲齊集獸見人至即躍入林中甲乃下樹向村衆備告顚末其中有獵戶數人聞之即邀同强有力者荷鎗往捕甫至林邊獸即直衝而至衆隨燃鎗環擊連中數彈仍能跳躍後被一彈擊中咽喉始應聲而斃量長由獵者舁入城中求售秤之約重三百餘斤長丈餘隔有識者以重價購去云係人熊其胆能療人目疾最爲靈妙價値亦不貲也

京錢述聞　○京師市面自光緒十三年以來所有二路當十私鑄各行鋪戶一槪不准使用曾經戶部會同順天府設立平糶局將此項私錢收回存庫銷燬在案惟當時未及數月各街巷錢攤洋煙店燭店錢店等於門買易錢時仍有攙和私錢復前故態者近年以來順治門外一帶居住官宅貧圖每銀一兩可易二路當十錢十五吊七八百文以之備買物較爲便宜不顧其中斷攙沙子私錢暗中貽害由是奸商任意攙和而私鑄貨販之徒膽敢以車載運沿街行走尤爲目無法紀訪聞前三門以外各街巷居住官宅住戶舖戶均存有沙板私錢甚鉅是以八月初一日此項原串二路錢銀市未曾開盤不能易銀地面官訪悉情形嚴飭嗣於崇文門外街市備街泰龍烟店經西珠汎起獲私錢甚鉅並拿獲興販私錢人犯九名又崇文門大街北桑山烟店內舖夥役拿獲私錢八萬萬千吊並於該鋪地窖內起獲風箱鍋鎚鑄錢模銅沙等物一併解案徹底根究並聞東便門內德盛烟店中亦起獲私錢數千吊拿獲販人犯一名解交該管即從嚴究辦以懲國法○崇門外大橋德源館茶寮名曰五聞樓該舖主與販私錢甚鉅被官人拿獲私和開脫聞京中紛紛傳述此項沙板私錢皆係通州海東路及武清縣城北回子營地方而來該處回民甚多皆以私鑄爲生聚集回民數千人不分晝夜鑄私錢而官所轄同民只將本地官人地甲買通每日許給錢若干是以破案不易即有被獲者一經傳訊該官人即行致信令其稍避數日計四擒了事聞禁轂之下竟有私鑄之人與各地方官在役通同一氣實屬膽大妄爲不知當道者能竭力整頓以除其弊否

傍觀公論　○爲作公親而抱不平事緣爲中街承福源號生理自始乃葉浩然出爲鼓舞以繼伊叔葉楙之名生理夥股各有載明歷來無異近因永清聽信惡人唆使欲向承福源號支取葉楙之妻永勝記股份葉浩然不肯至日前葉楙之妻本身臨門葉浩然即將承福源逐年利欵簿賬合結來請愚等前來眼同共視愚等即將簿賬細閱逐段會明與葉楙之妻知之幷伊五子內惟永清一人不在餘四人俱在堂因葉浩然即安然記生理作二十二股得八股初在本銀六千三百六十元歷年得利共母利除支用淨尚結在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元三角葉楙之妻即葉永勝記生理二十二股得五股半初在本銀二千七百四十元除支用外尚結仲銀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元二角四占半而在廣商蓮昌號支取按二千餘元未來過賬葉永清即葉爲璣記二十二股得一股半在本銀四百元其母利除支用外尚從去銀一千四百十五元五角八占七五條段各載清楚斷時葉浩然爲被永清生言是非生理欲爲歸淌而葉楙之妻不肯分析愚等出爲解勸幸浩然從愚等所勸生理知照振作不料永清邪性不改胆敢在星報生出是非所造之詞一概虛謬即其所錄結冊亦全非實情然該諸賬俱經愚等親查豈愚等有曖昧之志耶此事本非愚等所欲言爲閱星報所佈於理大所不合緣是不得已爲其表白庶公論具在非强詞亦得安謐云爾

大淸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作公親族長葉榮忠葉文分葉從善謹白

大英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月十九號

溯情剖訴　○爲不事生業幷抱不白之冤事茲葉永清是余自少抱養推乾就濕千苦難言及至長大言行無倫肆無忌憚每以家常禮法教訓不但不遵教道而且忤逆背倫蓋爲先夫在叻經營謀生不能在家嚴教已逾乙酉年七月先夫葉楙在叻棄世而淸之行止更甚於前夫至叻坡之生理號曰福源號乃與德源行夥合生理先夫長逝後德源號就要鬮分瓦解當此時也務冀先夫名下巳缺額家費幾不能持幸舍姪葉浩然再繼承福源生理余有餘蓄淡薄充與夥合以爲家口之計部首迺立葉永勝記而淸每稟稱出外以助舍姪浩然經營因思在家無行出而閱歷世情以冀晚年之有託也詎料到叻以來浪費不堪原性不改依然故態甚至盜收帳項二千餘元又欲將余之葉永勝記本利銀額支去要爲肥已不思伊弟尙有四人且在家八口亦在十七八人何人是依余知此事敢即親身抵叻此前曾經佈入報中可免複贅但余此番來叻核算將所有之錢項一切是余之額與諸子無干今將該項瓜代交舍姪葉浩然以作謀生以爲一家人口之計自今爲始而永淸革去歸宗從今不許再入吾門余不愿嗣此子爲子也合式將情佈聞再者余前所佈入報中曾謂永淸被人唆使方敢如此肆行無忌遊勸以主使之人後當知戒此蓋欲使其自開新路而不思斁其惡跡也迨今閱永淸所佈之事悉皆是唆使人口氣必非淸自出心裁然以主謀此畜生猶水既不知源竟敢使人母子情絕兄弟離散安得善於其後況今天道昭彰豈容此輩者乎余素本以隱惡揚善爲懷故僅略此數言以爲當頭喝棒焉

大淸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歸葉門陳氏即葉永勝記謹啟

追陳始末　○敬者刻閱星報觀吾兄永淸所佈一概虛詞云我兄浩然擅內捏細之項假現內外欺瞞殊弟從幫若有此事何我不知而淸焉能知至云飽巳私心以做生理賬乃天地合學年有結算豈能盡移況兼我兄弟在內幫理非浩然一人自理且淸作店內非不久何往日不言而欲候至於今日至刊之結冊全是虛謬事之如此無迺爲着欲支取永勝記之項浩然不肯趣見以永勝記乃寡慈親之額兄弟同是兄弟爾淸一人欲霸佔而致我等於無地自前竟不與爾較白者迺因慈親在堂當由其主裁豈淸爾可取我等亦不該取乎以爾所行全非正道以慈親之業敢冒認己額膽敢生言誣人是非此是浩然大度不忍骨肉相殘乃永淸竟不埋頭藏尾又敢弄其口舌播中人能被爾所愚乎善路不行聽信奸人欲尋死路可不惜哉爲弟本不該言兄是非但是爾旣爲兄不友爲弟就不恭從今以後爾亦不宜再來攪擾慈親永勝記之額爲男子當思自己經營若思霸佔雖多何益豈不臭名後世但爾所刊假造之詞無迺一番弄壞生理如此心腸先父泉下豈爾肯聊然慈親所致受此重洋風波之險者都是爲爾好兄欲霸佔永勝記之項耳安能述數言以明是非所在

大淸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葉永音　永從　永順　永寧謹啟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SEE EWE LAY, at the "LAT PAU" Press, No. 21, Malacca Street, Singapore.